

臭掉的鱼，一条又一条

-2016年9月-

01.

鸣上悠子站在湖边，望着雨中圈圈点点泛起波纹的湖面，把湿掉的鬓边那一缕头发别在耳后，压了压头上警帽的帽檐。她在这种闷热潮湿的季节里总会感觉到一阵难以言说的孤独。带着腥味的风堆积在岸上，好像近岸的一切都要沉重一些，层层叠叠的浮萍也是，大大小小的泡沫也是。

池塘被绿色的铁丝网围了起来，中间的栅栏上有把看起来很牢固的锁，旁边立了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：【禁渔期，垂钓业务暂停。】

旁边还贴了些小广告，雨水把这些贴纸润湿得皱皱巴巴，看油墨的扩散程度，应该已经在这儿淋过不止一场雨了。

“喂，新人。雨越来越大了。”身后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。

“哦，来了。”她转身，推着自行车回到前辈的身边。这是她被分到这个小镇的第一天，她报道后就跟着这位前辈一起骑自行车巡警。顺便熟悉一下地形，听前辈介绍一下这里的整体情况。骑到这片池塘来的时候，雨正好下起来。

“你车筐里没放伞吗？”悠子来到他身边后，前辈正撑着一把足够大的黑伞，没有考虑把伞让给悠子的意思。

“抱歉，是我出门时没有好好检查，应该提前装在里面的。”她弯腰道歉，动作很麻利。雨水沿着帽檐往下滴。

“这个小村镇就这么大，骑到这儿我们差不多也逛完了，”前辈看了看表，“我们从这儿骑回交番大概要二十分钟，我想你在警校锻炼过的，这点雨应该不成问题。还是说你希望我把你看作一个娇滴滴的女人，而把伞让你吗？”

“我没问题的，前辈。”悠子直起身子来，直视着对方。她虽然面无表情，但眼神像一把举起的锤子。或者说她整个人都像一把银色的，钝钝的，但绝对力量不小的锤子。

前辈被这个身高和自己一般高的女孩儿的眼神盯得有点受不住，一只手撑着伞，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，忙蹬上车说：“咳咳，那走吧，跟上我。下雨天，注意路况。”

*交番，即日本的治安岗亭。

02.

回到交番后，悠子取下帽子的时候还在往地上滴水。

这个雨来得很猛，但回来后不久便停了。此后便是万里无云的好景像。悠子去更衣室换了身备用的警服，这里没有淋浴间，也没有吹风机，头发只能先用毛巾简单擦一擦。

“头发这么长不觉得麻烦吗？”前辈看她出来肩上搭着条毛巾，半干的头发披散着，故意这样说。

“不麻烦。”悠子只简单地这样回应，然后拿毛巾又粗暴地擦了擦发尾，接着把还湿润着的头发拧成一绺，利落地盘了起来。

前辈轻笑一声，摇摇头也没说什么，转过身走到门口，又和路过的熟人打起招呼来。

“新人？是啊，来新人了，你也听说了……没有没有，不辛苦。我不是也要调走了吗……”

他像是在和什么老熟人攀谈的样子，声音听起来很是从容自在。

接着他便微微侧过头，吆喝着叫悠子：“新人，你过来。”

悠子放下用来擦警帽的纸巾，一边把警帽扣上，一边走到门口。

前辈侧过身，留出半边门的宽度。悠子走到门边，停下了。她怔怔地看着站在门外，两步台阶下含笑的女人。女人的发型基本上没什么变化，乱糟糟的，一看就是自己剪的眉上刘海，有点自然卷的男孩子气的超短发。皮肤倒是比几年前看起来白一些了，瘦倒也没瘦，甚至看起来更丰腴一些。令悠子觉得可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她竟诡异地觉得，这个人在雨后还不算慷慨的阳光下，是光彩照人的。

“呀，新人可真是漂亮呢。”

-2011年4月-

03.

实话实说，鸣上悠子来到八十稻羽的一周后，并没有如母亲所希望的，交上很好的新朋友。

并不能说是班里的同学排外。其实悠子觉得自己身边的人都特别友好。她已经熟识了班级里的每一个同学。包括总是咋咋唬唬的千枝，还有听说未来要成为老板娘的雪子。但她俩的友谊已经很密不可分，她实在是难以作为第三个人插进去。悠子经常觉得女孩子的友谊很像恋爱，总是有一对一的排他性。她喜欢和千枝以及雪子一起玩，但一起出行时，她也常常觉得，自己是游离在她们之外的那一个。花村同学当然也很好，但毕竟是男生。平时大家一起作为同学，在一起玩当然没问题，但真要说很好的朋友，悠子只能说自己还在不抱什么希望地寻觅中。

毕竟自己也是中途转学过来的，能融入进去就很不错了。友谊的建立也是有起跑线的，她这种中途插进来的外来者，或许只有与她同样处于起跑线的人交朋友，才比较自在吧。况且她觉得自己算的是比较耐得住孤独的那种人，父母因为工作关系经常离家，她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基本上占据了大部分童年的记忆。

放学后，告别了千枝她们，鸣上悠子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转过一条街道，悠子本来准备去那边的便利店买瓶果汁来着。她往日都会去那家店买，今天却看到街角不远处密密麻麻围了一堆人，嘈杂得很。她个子高，眼神也比较好，踮了踮脚尖就望见舅舅在中心，舅舅是刑警，看样子是在勘察现场。悠子想起来今天放学的时候，广播通知说学园附近有案件发生，让同学们结伴回家，注意安全。想必就是说的这个事吧。

悠子往前走了一段路，站在警戒线外。

“舅舅？”

“悠子？”刚刚还皱着眉头的堂岛辽太郎有些惊讶，他站在离悠子有个两三百米远的地方，提高了声音喊道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我想过去那家店买瓶果汁来着。”悠子抬起一只手指着后面的那家便利店。

“这边这几家店已经暂时歇业了，你快回家吧，不要在这里逗留。”舅舅似乎很忙的样子，跟悠子顾不上说几句话，又被下属打断，向他汇报着什么。

悠子瞥到堂岛辽太郎身旁露出来的一双躺在地上的男士皮鞋，应该是属于尸体的。

本来也无意多停留。悠子理了理右肩的背包，准备转身离去。

“等等，”舅舅忽然想起什么，叫住她，“你一个人不安全，我叫我同事跟你一起。”

说完就朝另一个方向做了个手势，叫道：“喂，足立，你过来。”

他叫的是一个蹲在草丛边的女警官，在听到堂岛的呼唤后忙不迭地小跑过来，在他旁边站直了后，堂岛指了指悠子：“这是我外甥女，你送她回去。”

“嗯？那我就可以走了吗？”好像是撞大运了似的，女人眨了眨眼，脸上露出藏不住的欣喜，似乎下一秒就会哼起小调来。

“是，送她回家后回警局等我。今晚还得开会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足立讪笑着点头。接着捞起警戒线，弓着背钻了出来。

悠子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笑咪咪的女人。

“跟我走吧，外甥女。”

04.

“足立小姐？”

“嗯？”

悠子看着走在自己右侧的短发女警察，默默取下自己右肩的书包，放到身前双手拿着。

足立打扮很中性，穿着略宽大的西服套装，看不出什么身形或曲线。比自己稍矮一点，但也算是女性里偏高的身高，就是有点驼背。脑袋后的头发翘翘的，像是睡觉被压翘的。

“死的是那位主播吗？姓山野是吗？”

足立瞅她一眼：“嗯？你怎么知道？看到尸体了？”

“没有。我听到路人说了。”

足立笑笑，她笑的时候眼睛会眯在一起：“我就说嘛，区区一个女高中生，看到尸体怎么还这么面色平常的。”

“之前看到过一点他的新闻，好像他出轨了是吗？”悠子继续问。

“哎呀，这些新闻不都见怪不怪吗？出轨的名人还少吗？道个歉，再跑到我们这种荒郊野外沉寂一阵子，后面还是会不影响工作地回来了。”足立双手插着兜往前走，悠子盯着她的侧脸，发现她虽然眼睛不大，但鼻子很挺。眉毛浅浅的，眉尾几乎都看不见了。

就这样沉默地走了一段路后，足立把她送回了家，进门前悠子转身问她：“你…嗯，今晚舅舅会回来吃饭吗？”

“啊，我估计是不会了吧。毕竟死了人可有的忙的了。你晚上就不要出门了，好好待在家照顾好菜菜子妹妹。有什么事给你舅舅打电话。”

“不能……找你吗？”

“你要我电话？”足立挠挠头，“也不是不行。最后给了张名片。”

悠子接了过来，目光也放在足立递过来的那只手上。她指节修长，指甲被修剪得很干净。

足立透子，名片上写着她的名字。

那是两人正式见面。此前悠子倒是听舅舅提起过好多次，有个刚来不久，还不太省心的后辈足立。舅舅总是足立、足立地叫。而直到今天见了，悠子才知道原来这个后辈是个女人。

鸣上悠子收下名片，朝透子笑了笑。她觉得她好像找到和自己在同一起跑线的朋友了。

05.

此后悠子找到机会便会主动和足立透子联系。尤其是发现透子很喜欢工作时间找个地方休息偷懒。起因是去JUNES的时候，总是会遇见在那里‘调查’的透子。久而久之，悠子也开始喜欢在大街上乱晃，看看能不能抓到又在哪里以调查为名义偷懒的足立透子。

三番五次偷懒被捉个正着的透子也有点受不了了，忍不住质问悠子：“你怎么一直缠着我？”

悠子倒是很直接：“我想和您做朋友。”

“你不觉得跟你同龄的同学做朋友更合适吗？我比你大多少？至少十岁吧。难道你在学校没有朋友吗？”

悠子不吭声，只是歪了歪头。她之前发现适当的示弱对透子来说是一大杀器。

“你长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没朋友。别骗我这个老阿姨了。”

“足立小姐觉得我很漂亮吗？”悠子说这话时露出一个标准且灿烂的露齿微笑，手里还提着刚在超市买的今晚料理的食材。

透子眼神有些飘忽，接着把话题引到悠子手上的袋子上来：“怎么，你的理想是当家庭主妇吗？每天都买这么多菜。我之前可听菜菜子妹妹说了，她姐姐做的饭菜特别好吃。你说说，你后面要是走了，让你舅舅和菜菜子妹妹可怎么办啊？”

“我只是觉得厨艺很有意思。”悠子老老实实说。

“搞不懂。”透子撇撇嘴。

“足立小姐是不是完全不会料理啊。”

“我不会怎么了，我一天到晚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自己做饭吃啊。再说了，我会那玩意有什么意义吗？”

“那以后足立小姐可以常来舅舅家，尝尝我的手艺了。我相信多个人舅舅也是不会介意的。”

透子一只手撑着下巴，嘴唇紧闭着，不动声色地望着她。眼神里带着点打量的意味，最后说：“你真是怪孩子。”

06.

这天周末，悠子在电视上看到了桃子冰沙的做法，刚好菜菜子妹妹很喜欢吃桃子，想着可以做过菜菜子尝尝。舅舅最近还在加班，听说又有个男学生死了，好像还是当时尸体现场的第一发现人。

趁菜菜子午休的时候，悠子一个人出门去JUNES选了些桃子和蜂蜜。去和回来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一下，但都没能找到透子小姐。回家后悠子把水蜜桃放进冷冻层，接着叫醒菜菜子妹妹，今天下午要和千枝她们一起活动，菜菜子也会一起来。

晚上回家后，悠子把桃子从冰箱里拿出来。放在专用的水果砧板上，但因为是冷冻了好几个小时的桃子，有点硬，也很冻手。感觉实在拿不住，家里也没有可以刮冰沙的道具，悠子想了想，干脆直接把桃子切成块儿后扔进杯子里，然后抽出水果刀往杯子里捅。

另一边，足立透子拔出刀，血溅了一点在她脸上，她拿橡胶手套的背面擦了擦。电话突然在这时候不合时宜地响起，她放下砍骨刀，摘掉右手的手套，从围裙兜里摸出手机来。

“喂？”

电话那头是一个女高中生羞涩但又带着甜蜜的声音：“足立小姐，我今天切了很多桃子，做的桃子冰沙有点多，晚点如果您要是过来吃饭的话，就可以尝到了。菜菜子很喜欢，她说希望您也尝一尝，很甜。”

“啊，不好意思啊悠子。”足立透子看着面前才砍完四肢的男性尸体，气喘吁吁地说，“今晚有些事要忙，可能来不了了。”

“我可以放一些在您家冰箱里，这样您忙完回来就可以吃到了。”

悠子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，她好像总是会控制不住用量，做出超过三人份量的菜，然后央求足立消灭掉。透子被烦得没办法了，前段时间便给悠子配了把自己公寓的钥匙。

“好吧。”透子看自己也没理由拒绝了，只能答应下来。

挂断电话后，她重新套上手套。之前两次杀人她都没有想过分尸，不知道分尸原来这么累。原来预期一个小时能搞定，现在感觉起码得三个小时了。主要是现在的八十稻羽不能再有新的尸体了，不然估计得上大新闻，引起太多关注的话，就很难逃离制裁了。虽然看着新闻，受到关注的感觉不错，但她好歹也是个谨慎的人。一切都是为了可持续嘛。

清理完一切后她回到家，这个时候已经一点了。打开冰箱看到摆在一个玻璃杯里的桃子冰沙，上面还放了两颗樱桃，看起来是设计了摆盘造型的。透子却感觉内心没什么波动，倒是没来由地有些恶心，于是她把这个冰沙倒进马桶，接着冲掉。就像她原来对待悠子的所有盒饭一样。

之后开了瓶啤酒，打开电视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看起来。

那天晚上悠子倒是睡得很早，白天实在是有些累了。前几天夜里菜菜子总做噩梦，便跑来和悠子一起睡，这晚也是。悠子在抱着菜菜子，准备进入梦乡的时候，嗅着她身上发出的甜甜的小孩子的奶香味的时候。悠子忽然在想，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至少一种气味。

举个例子来说，舅舅身上总是一股散不去的烟味，小理世身上是专柜最新款的香水味，就连那些打篮球的男生，身上也拥有明显除臭剂的味道。

可当悠子回忆起透子，却发现她身上没有味道。一个人身上怎么会一点味道都没有呢？又不是白开水。

或许是因为想了太多足立透子的事，在梦里她也来到了自己身边。她解开悠子的辫子，把悠子的长发打散，放在肩膀上。

她的指尖插进她的发丝，称赞道：“你的辫子编得真好看，是你妈妈教你编的吗？我搞不来这些，所以还是习惯保持短发。”

“足立小姐，我可以叫你透子小姐吗？”

“呵，如果你想的话。”

“我能抱抱你吗？”悠子声音颤抖着，小声地问道。

对方的面孔一片模糊，似乎回答了，又似乎没有。

她呆呆地看着透子小姐解开内衣扣子，露出小巧的仿佛初中生的乳房，乳晕不大不小，乳头偏褐色的，硬挺着。

悠子小心翼翼地把手附上去，接着凑过头与她接吻。

接吻的时候实在不熟练，门牙碰到一起。悠子疼得皱了皱眉，想起下周在牙医的预约。她吃甜的吃得太多，很容易坏掉牙齿。

-2016年9月-

07.

悠子的思绪从一大段零散的回忆中抽出，终于回到现在。阔别了五年的人，完全没想过会再次相遇的人，如今出现在自己眼前。

“我送您回家吧。”她跨过门槛，下了两步台阶，迅速走到了如今的足立透子面前。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不，我坚持。”

“你们认识吗？”前辈有点没看懂这个发展，有点尴尬地问道。

“算是老朋友，对吧。”透子解释道。

她们一起并肩离开了。透子是开车来的，走到停车场，按理来说悠子就应该送到这里了，可她显然不甘心，足立透子看得出来那个眼神。

“很巧，其实我并没有住在这片辖区，我只是过来处理一些事情，顺便打个招呼。没想到你被调到这里来了。你可能不信，但我确实听闻你当上了警察，只是我以为你会一直待在大城市，怎么才刚毕业不久，就被派到这种辖区工作呢？难道是故意来找我的？”

鸣上悠子只觉得思绪很乱，她看着透子，一只手扶在车门上，不让透子上车。但也不说自己想要什么，只是一直盯着她。

足立透子叹了口气：“上车吧，我带你去我现在住的地方。”

确实是另一个村庄，但车程只有大概半小时不到，实际是非常近的。

足立透子住的地方是一处比较偏僻的平房，旁边没什么居民，两三公里的地域只有她这一个住宅。车库是后院铺平后改装的。下车的时候，悠子看到旁边堆了些工具箱。工具箱是关着的，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。

“我现在对外的身份是个寡妇。”锁好车门后，透子点了根烟，往另一个方向走去，“寡妇可以省很多事。毕竟一个单身女性，一个人来到新地方住下，总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猜测和疑问。但如果我说我是个死了老公的女人，便可以避免很多晦气的人的骚扰了。”

悠子跟了上去，从后院走出去三百米，就来到一片湖边。

“你看，我当时选择这里，是因为这里有一片湖。”

和悠子在她的管辖区那个湖不同的，这片湖没有围栏网，也没有设置标语。

“这原先是个私人湖，包括那个房产，它们的主人是个绝户。死掉后便被低价卖了，听说那个老头死在家里死了一周才被发现。也得亏这种过往，不然我也买不起。”她打趣道，轻笑了两声。

但悠子没笑：“您现在靠什么维持生计。”

“主要是靠过往的积蓄，以及做一些远程的线上兼职吧，勉强能活下去。你看这个湖挺大的，但里面其实没有鱼。原来想过养一些鱼，然后通过招揽钓鱼的人来做生意，但是发现要做各种各样申请，还要填表，太麻烦了。”

悠子头转向另一边，但岸边还是有船，有鱼竿。齐齐整整列在一旁。

察觉到悠子眼神，足立透子解释道：“那是之前订购的，后面索性就摆在那儿了，偶尔我也去湖中心划一下，会觉得心旷神怡。你想去划一下吗？湖中心很漂亮，你会觉得自己离世界很远，好像活在另一个空间一样。”

悠子摇摇头。

“离开八十稻羽后，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。于是我找了个算命的，他说我应该找个离水近的地方，但同时也要有足够多的树。在那样一个房子旁边住下。”

悠子摘下了警帽，沿着湖畔走，像是还是不敢相信，总希望能通过肉眼盯出什么破绽一样。

“我已经如你所希望的，远离过去那种人生了。我住在这样和平的小镇里，你可以问问这片辖区的巡警，我相信你穿着这身警服，他们会很乐意跟你讲话。这是个和平幸福的小村庄，没有死人，没有连环杀手。”

悠子想要去相信她，她真心想要去相信她。

“话说你们的侦探小组进行得怎么样了，有什么好的情报要懂得及时和警方分享嘛。”在习惯了悠子的神出鬼没后，足立透子也变得经常会抛出话题了。

“直斗加入后，大家的方向确实清晰了不少。不过我想应该还不至于可以让警方讨教的程度，”悠子坐在她对面，冬天也喝着加冰的可乐。

“我看你好像成为你们那个小团体的队长了吗？中心人物？”

悠子摇摇头，距离她刚刚来到八十稻羽已经过去了大半年，她的身边有了更多各色各样的朋友：“我想并不是那样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可能他们都是各自很有性格的人。”她说到这儿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场景，低头笑了笑。

足立透子盯着她的笑容，没有说什么，等着悠子继续。

“我可能更像是粘合剂，能让他们在一起好好相处。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没什么性格，没什么特别的人。就像是透明的水。”

“哪有人这么形容自己啊。”

“不过我很开心啊，”她抬起头来冲着足立笑，“因为我觉得我和足立小姐很像。足立小姐也是这样透明的人啊。”

“喂喂你，胡说什么啊，我可是警局举足轻重的人物啊。”足立透子觉得心上像是落了一片羽毛，痒痒的。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

“嗯…其实我这里的透明并不是指存在感啦。而是特别感？足立小姐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觉得我们都一样，像水。在哪里都能存在。”

“水分很多种啦，同学。”

“是啊，您说得对，水有很多种。有时候我觉得，足立小姐是湖水，很平静，但是看不清底下有多深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足立小姐，我知道我其实并不了解您。并且，我发现，您根本不想让我了解您。不知道是因为年龄或是职业的差距，您始终离我很远，但我很想要进一步认识您。”悠子最后吸了一大口杯中的可乐，塑料杯子里只剩下还没化掉的冰块了。

足立透子听完笑了两声：“你看着很聪明，其实是个笨蛋。”

“欸？为什么突然骂我？”

“擅自想要了解一个人，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。况且，信不信由你，如果你真的了解我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的。”

“这么可怕吗？”悠子咧开嘴笑了，她的眼睛像星星一样。

足立透子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觉得十分疲惫，好像背上有十斤重的石头一样。她静静地看着眼前一无所知的天真又善良的女孩，抑制住当下胸口被堵住的不适，淡然地说：“明天晚上，你家的座机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去接，不要发出声音。我会给你报一个地址，然后你过来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

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悠子心里挂记的还是这个事。她肯定是有些紧张的，毕竟透子说了那些奇怪的话。但她同时也是开心的，她觉得，这是可以和透子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。

她不知道她们的关系会发展到哪一步，但她知道，她一直渴望与透子建立更深的连接。

当天的最后一节课，老师讲了《白鲸》这个小说的节选篇章。老师看出了悠子在开小差但，鉴于女孩之前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学生，她并没有直接点明，而是让她起来读一下划线这段话。

坐在旁边的千枝很靠谱地给悠子指明是哪一段话，悠子站起来读到：

“我认为我们在观察一些神灵的事物时，实在太像从水里看太阳的牡蛎，总认为混水就是最稀薄的空气。我认为我的身躯不过是我的本体的残渣。事实上，谁要我的躯体，我就说：请拿去吧，它并不是我的。”

读完也不知道这段写了什么，还好老师让悠子直接坐下了。坐下后的悠子突然有点想吃海鲜，准确来说是牡蛎了。她知道吃牡蛎的窍门，对于那些没有缝的牡蛎，要先用小刀在边缘给它拗断一截，人为制造合适大小的缝隙，然后把刀尖全部伸进去，往上用力一掀，里面白花花的肉就会全部露出来。

那天晚上悠子到达约定地点的时候，足立透子正在洗手。准确地说是戴着手套，在洗那双手套。水槽里淡红色的水流进下水管道。

“欢迎来到第一案发现场。只不过你来得稍微晚了一点，我已经把鱼都切完了。”

地上有个敞开的大大的黑色塑料袋，悠子只是瞥了一眼便差点吐出来，里面是不知多少个堆成一座小山的大颗大颗带着血的粉红色肉丸。塑料袋旁边，是一个人变形的头颅，他脸上的皮肉被烧灼过，大片大片的红黑色。下半张脸已经不剩什么组织，整个口腔暴露在外面，可以看到里面没有一颗牙齿。

压下不适，她努力保持着镇定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连环杀人案的第三个受害人。”

“不是只有两个吗？”

“因为第三个没被发现嘛，我处理得很好。”透子平静地为她解释，“死者不是本地人，只是路过的流动人口。而且这其实是第三袋了，我分批处理掉的。你看到角落那个机器吗？把适当大小的尸块丢进去，吐出来的肉条可以捏成丸子。然后我会拿它们去五公里外的一个池塘去喂鱼。但一次不能丢多了，所以处理得很慢，牙齿也要分批处理，这个最容易暴露受害者身份了。其实他已经死很久了，还好这个工厂有个冷库。把这一包处理完，就结束了。”

悠子不知道足立透子还有没有在继续说话，她可能是吓晕了，可能是逃跑了。她的大脑在开启保护机制后将这一段记忆完全模糊掉了。等她反应过来时，她已经浑身冷汗地躺在床上。即使裹紧了被子还是止不住地发抖。

她几乎是昏厥似地进入梦里，她梦见透子的手臂上，腿上，长了鱼鳞一样的东西。灰色的，凑近了闻一股腥臭味。她想帮助透子，去厨房拿了开牡蛎用的刀，她让透子趴在自己腿上，用刀把透子皮肤上附着的鱼鳞一片片掀起来，再用锋利的那一侧把连接皮肉的组织割掉。她全神贯注地处理着，透子身上的鳞片被一块块剥掉，扔在地上。

直到舅舅急促的敲门声，使悠子停下手中的动作。舅舅在门外大喊：发生什么了？你还好吗，悠子？我听到尖叫声了。

悠子转头看着躺在自己腿上的透子，她已经翻着白眼晕了过去。手臂的皮肤被牡蛎刀剐得血肉模糊，露出底下鲜红的皮肤组织。

透子在尖叫吗？可她并没有听到，她只是想帮助透子小姐罢了。

梦醒后，她发了四天的高烧，第五天终于退烧后，她爬起床又回到那个工厂，但一切痕迹都被处理干净了。好像根本没有人来过一样。

09.

“你知道你逃脱不了罪行的是吧。”悠子再次找到透子的时候，她仍旧像往日一样在JUNES门口发呆。

日子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往前推进着，八十稻羽的日常依旧看似和平，阳光依然会在大雾散开后出来，一切自然现象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世界没有丝毫变化。这只是个平常的真实的世界，可这个世界里竟然存在这样完全丧失了道德与良知的人。

“为什么，你要告发我吗？”透子懒洋洋地问。她戴了个墨镜，望着头顶的太阳。

大病一场的悠子瘦了八斤，看起来憔悴得不行。她眼眶红着，像是哭过。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这段时间哭过多少次了，舅舅问她她也什么都不说。她努力平稳着语调，试图保持应有的逻辑性：“工厂的电表可以证明冷库被重新启用过，地板被打扫得再干净遇到鲁米诺试剂也会反应，那根本不是完美犯罪。你只是把它打扫干净了而已，如果进行调查，所有的蛛丝马迹最后总会指向你。”

“不会啊，”透子摘下墨镜，“除非你告发我，除非你把那天你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你舅舅。你不知道吗？山野的死已经有定论了，凶手已经被抓起来了。”

“我们都知道现在被抓起来的那个人是被冤枉的。”

“那你要告发我咯？”

“你不能自首吗？”

“没这个打算。”她又重新戴上墨镜，仰躺在靠椅上，吹起不成调的口哨来。

“为什么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告诉我？”悠子握紧了拳头，指甲嵌进手掌心里她也浑然不觉。

“嗯……好问题。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琢磨吧。”

悠子被这个回答哽住，说不出话来。她僵硬地看着眼前仿佛一切从未发生的女人。不懂为何她能够如此淡然。

似乎是见悠子没话说了，透子大发慈悲地给了她选择：“你当然可以去告发我，这是我给你的自由。但我拒绝接受审判，所以在你告发的那一秒，我就会自己选择死亡。所以你的选择其实很简单——要么放我走，要么让我死。”

沉默，长久的沉默。似乎她们之间只剩下沉默。

足立透子再一次感到了深深的疲惫，好像她被一种无形的重力往下压，她坐直了身子，却也被钉在了板凳上。她看着面前，痛苦得仿佛要死掉的鸣上悠子，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可悲的共鸣。

我来替你结束这一切吧，其实做出正确的选择没那么难。透子刚想开口，鸣上悠子先一步说话，她做出了毁灭了她一生的决定，她未来的日日夜夜都将为这一刻悔恨且痛苦，她紧咬着发白的嘴唇，声音像蚊子一样小：

“那你答应我，不要再做这种事了，可以吗？”

-2016年10月-

10.

距离那次重逢已经过了一个月。悠子每天下班后，会雷打不动地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，来足立目前住的地方旁边看她。什么也不做，就是在房间外看她，或者说守着她。悠子甚至买了个折叠板凳，就坐在透子的门口。

她毫不避讳被发现，或者说就是为了让足立透子意识到她正在被监视着，她才如此大胆。

透子出来抽烟时，看她缩成一团的样子，怪可怜的：“总是这样监视我，这样真的合适吗？警察小姐？”

悠子抬头看她一眼，也不想说什么。

“你何必要折磨你自己呢？当时明明是你不去告发的。”

责怪，来自一个杀人凶手的责怪。听起来真是好笑，悠子却笑不出来。她静静地看着前方，密密麻麻的树，入夜后漆黑一片的森林，盯久了似乎黑暗中间有漩涡一样，突然就开始旋转起来。

“噓，”透子见她已然是个闷葫芦了，长叹一声说道，“真是搞不懂你。明明这么正直，这么完美的一个人，为什么当初要选择放我走呢？”

手里那根烟很快抽完了，悠子还是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
“其实，你是个同性恋是吧。”透子突然冷不丁地说道。

“你明明什么都知道。”悠子感觉一遇到透子后，胸口就像被挖了一块一样，她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。只觉得每天都在高烧中度过一样，“你早就看出来我喜欢你了。”

“哈，大概吧，有点猜测。”她又点了一根烟。

“我其实没有去找你，真的。”她慢慢开口，话语像哽在喉咙一样，嘶哑且低沉，“你离开了八十稻羽过后，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去当警察，也没有想过会与你见面，也没有想过从中获取过什么情报。因为我是真的想要忘掉你。忘掉你的罪孽，忘掉我们两个人的罪孽。但你偏偏又出现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，除了我的口供，我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你是那几起案件的凶手。”

“嗯，你后悔了。”透子背靠着墙壁，吐出一口烟雾。

“是的，我后悔了。我失去了我的一切，当时你辞职离开后，我也和我的朋友们渐行渐远了。我没有办法面对她们，没有办法再回归原来日常平淡的生活。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。”悠子说着说着眼眶又红了起来，“但是，我设想了无数次，如果我可以重新选择，我都无法面对让你死亡的选项。”

透子愣了愣，拿在手里的烟也忘了抽。接着就捂着肚子笑起来，悠子抬头奇怪地看着她。此刻的透子看着的确很开心，笑容未有半点虚假的成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“这么好笑吗？”

“还真挺好笑的。”透子扶墙笑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停下来，“我给你再支个招吧。忘了我，申请调职或者离职，去个远远的地方。你也知道离我越近，你的良心就让你越痛苦。那就远离我吧，即使是行尸走肉，你也还能活着。”

悠子望着她，屋内的灯光映在她月盘一样宁静的脸上：“足立小姐，您从来都不痛苦，您从来都没有愧疚吗？”

透子看着她，像看小孩一样：“可能会吧。”

11.

悠子有一周没有去见透子了。

她知道自己其实是个本性懦弱的人，所以才会在听了透子的建议后，真的尝试去申请调职了。

等调职通知真的下来了，轻轻薄薄一张纸拿在手中，悠子却仍然摸不清自己内心的感受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她没有感到半分轻松或是愉悦。

透子是怎么封闭自己的感情的，还是她也有不为人知的痛苦。悠子始终搞不懂。但有一点透子或许是对的，在不直接面对足立透子的情况下，悠子呼吸困难的状况好了不少。或许远离真的是正确的选择。

她把调职通知收好，接着打包好行李，同共事的前辈礼貌地告别。

前辈摇着头，有些遗憾：“本来我年底也任期满了要调走了呢，没想到你这一个新来的比我还走得早。这儿就这么待不住吗？”

“倒也不是这里哪里不好，只是觉得换个环境更好。”悠子其实打心里这样觉得，这片辖区气候适宜，山清水秀的。如果不是透子在这附近，她真的愿意一直在这里干下去。

“你调去的那个地方，今年可是还有不少熊目击事件呢，你确定能比这里更好？”

“嗯，”悠子无奈地笑笑，透子小姐可比熊还可怕，“一些私人原因，希望您理解。”

前辈也没再多说啥了，嘱咐了几句注意安全。接着便帮悠子叫了辆车，可以送悠子到最近的车站。送悠子的是本村的村民，他刚好也要进城去送货，顺路捎上悠子。

在把悠子送到车站后，那位村民就离开了。悠子提着并不重的行李在车站排队买票，她要先坐车到大阪，然后再乘飞机到新的工作地点。买完票后离列车到达还有一会儿，悠子坐不住，便开始晃悠起来。车站的警务亭旁边贴了些公告，包括防范盗摄公告，到有悬赏的指名手配。悠子凑过去看了一眼，还有几张被通缉令盖在底下的失踪人口寻人启事。

看纸张的颜色变化，看起来有新有旧，最新的一张似乎是今年九月张贴的。一名中年男子外出钓鱼后失去音讯。

悠子感觉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捏紧了，她赶紧拍了拍警务亭的窗口，询问道：“你们这里接到的这种寻人启事有多少？”

“你谁啊？”执勤的警员觉得莫名其妙。

悠子掏出自己的警官证，警员才打开门让她进来。找出一个有厚厚一沓的蓝色文件夹：“看吧，都在这上面登记的。”

悠子快速扫过去，与目标画像吻合的起码有七八个人。都是无业、男性、非本地居民。

“为什么失踪这么多人不立案？”

“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刑警。况且这个年纪，又没有工作的男人，失踪了可能的原因多了去了。赌博失败、仇家追杀、或者出轨跑路都有可能。说不定现在隐姓埋名地在哪儿躲着呢，完全没有立案的必要吧？”

当然，当然如此，悠子一下子想明白过来。足立透子说可以去查附近几个辖区的失踪人口或者意外死亡事件，悠子当然去查了，确实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一切正常。但如果是外来流动人口，若报案人不知道失踪人所去地点，报警自然不会选择失踪所在的辖区派出所，而是报案人的当地警局。而流动张贴此类失踪人口寻人启事的地方，就只有大型车站了。其实如果悠子多查一点，应该也能上网查到更多区域的失踪人口，她却偏偏忘了，只是针对辖区地进行询问。

权力型致盲，因为可以直接打对方辖区的电话，然后报自己的警号就可以同时查意外死亡事件和失踪人口。她就完全忘了失踪人口讯息辖区下共享的局限性。

“喂，你没事吧？”值班警员看悠子的眼睛瞬间红了一圈，吓了一跳。

悠子艰难地嗯了一声，喉咙紧缩着发不出完整的声音。她接着放下文件夹，把行李和证件都丢在原地，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转身就走。任凭警员在背后怎么呼唤她，都没有回头。

她打车到了足立透子的家。给司机拿钱的时候她已经哭得泣不成声，手抖得不行，司机师傅被吓得要死，也不知道悠子发生什么。只能安慰道：“别急，没事没事，慢慢来。”

在终于把几张万元钞票理清后递给司机后，不等找钱，悠子便迅速跳下了车。

她跌跌撞撞地冲向足立透子的门前，用尽全身力气锤着门，但没有半点回应。她努力深呼吸，但都会被抽泣的节奏打断，无法抑制的哭泣让她缺氧，她脑袋又开始疼了。悠子绕过后院，往透子的湖畔走去。足立透子果然在那里。悠子跑了过去，气喘吁吁地在她面前站定。

她看到悠子这般狼狈的模样，又笑了。

“我听说你要调到札幌那边去了，怎么，没赶上车吗？”

“我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了。”悠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泪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，“我之前所在辖区的湖进入禁渔期后，就不接待钓鱼的游客了。你经常过来，开着车，你告诉他们，你家的私人湖仍然可以接待钓客，你给他们看你湖的照片，以及船只和钓具的照片。而你开着车，可以接送他们。或者就算你不在，也可以让他们主动联系你。我之前看到的禁渔期旁边的小广告，其中就有你贴的吧。”

说完这段话，悠子已经有点喘不上来气。哭泣让她鼻子完全堵住，只能张开嘴大口呼吸。平复了一会儿后，她指着透子身后的湖：“你说湖里没鱼，那你说现在湖底会不会找到那些失踪的人的尸体？”

足立透子看着她，仍是微笑着。

“你说话啊！”

透子摇了摇头：“怀有天真的期望，擅自对一个撒谎成性的人抱有信任明明是你的问题。为什么还一脸委屈地指责我。你觉得你的眼泪会对我有丝毫作用吗？”

“你再次见到我，发现我毫无悔恨地活着，你肯定恨死我了是吧。所以你才会问我会不会愧疚，会不会痛苦。你问这些话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了让你自己更好受。你希望你的痛苦是有人分担的，是有人共享的。可惜我并未被此拖累，我活得比你好多了，所以你才会这么崩溃吧。”

“说到底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知道你为什么恨我吗？实际上你恨你的伟大付出没有得到奖励，你恨我抛弃了你。你觉得应该怎么样，我应该受制与你？永远跟你拴在一起。互相唾弃互相怜惜地做着共犯的噩梦？”

悠子见她仍未有丝毫愧疚，随即从身后掏出枪来，双手紧握着，把枪口对准了透子。

透子没有慌乱，而是挑了挑眉：“这是你的配枪吗？你调职后应该已经上交配枪了吧。新的配枪应该要等你正式入职那边后才会发给你吧。”

“跟你有什么关系。”悠子的语气已经完全冷了下来。在进入车站的警务亭查看失踪人口资料时，她就那人不注意，顺走了那名值班警员的配枪。

“你怕我怕到这份上了吗？竟然拿别人的配枪，你知道你这样做，你当警察的前途就完全毁了吗？哦不，你的前途早就毁了是吧。哈哈，差点忘了，你可是我的包庇犯啊。一个罪犯竟然当上警察了，真是笑死人了。”

她一边嘴巴开开合合地说着什么，悠子一边感觉到头疼欲裂。足立透子身后的空间开始旋转，扭曲成一朵一朵暗紫色咧开又移动的大喇叭花。脑袋里噼里啪啦的好似电流经过，悠子闻到腐臭味，并从胃部的深处感觉到恶心、想要呕吐。酸味烧灼着涌向悠子的喉咙，她的泪腺分泌出液体，眉心更是像要炸开一样疼。

怎么可以，怎么有人，会烂到这个份上！烂到令人发指！好想杀了她！好想杀了她！好想杀了她！

“好啦好啦，我认输，你赢了。我会被你拘捕，我会供认不讳，成为你作为新人的大功一件。”笑了好一会儿，足立透子终于停下来，朝前走了几步。悠子握紧手里的枪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我知道我罪孽深重，后面我肯定会被移交到公安厅也说不定。到时候我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那最后，你能陪我划一会儿船吗？说真的，我当时再见到你不就请你陪我一起划船吗？可惜你拒绝了，湖心的风景真的非常美好。”

“我不会再信你了。”悠子未有丝毫动摇。

“你可以把我铐上。”透子把两只手伸到身前。

见悠子仍没有动静，透子又上前一步，继续说：“真的，相信我吧，你都拿枪对着我了，我还能怎么威胁到你不成。况且我本来就不喜欢杀女人。我只是想最后和你待一段时间。”

悠子盯着她看了一会儿。接着换成单手拿枪，左手掏出手铐，将透子双手铐住。

“跟我来吧，你可以把枪举着，只要你不嫌累的话。”透子说完便朝湖畔走去，将一艘靠外的船拉了出来，送到水面上，接着率先上了船，坐了下来，朝悠子招招手。悠子跟了上去，也坐到了船上，松开了绑在岸桩上的麻绳。

“我要举枪，你来划，请不要轻举妄动。”悠子说。

“哈，当然，还好是双头船桨，我手被铐住也能划。就是有点滑稽，你可别笑我。”

悠子没有回应。

足立透子划得倒是很熟练，悠子心想，或许她之前抛尸都是这样：划着皮划艇，到湖中央，把绑着石头的尸块一袋袋沉下去吧。

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现在是下午，阳光温暖地照在她们的身上。悠子生理性的颤抖渐渐平息了不少，离岸边越远，好像就离这个世界越远。身后的树木在倒退着，前方又是另一片看不真切的树林，还保持着一段遥远的距离。她们两个小小的人，只是在湖面上，地球小小的一泊眼泪上。

“事实上，”足立透子划船的时候嘴也不见消停，咳嗽两声，清了清嗓子，手铐晃动起来的时候，连接处碰撞发出清脆摩擦声，“跟你说实话吧。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感觉的。我原来被教养得还挺好。有理想，喜欢正义的东西；当然，也喜欢邪恶，但其实是因为它在某些作品里通常被刻画得很有趣。我并不是个生来的反社会人格，信不信由你。后来，某一天，或者是某个时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变得没有感觉了，好像我是被冲上岸边的一条鱼。我的肚皮翻开正对着太阳，发现自己动弹不了，干涸，但并不痛苦。只是那种长久的干涸把我的内脏晒干了，我身体里美好的良知与道德随着水份一并也排了出去，我变得干瘪，且空空如也。”

悠子仍举着枪，这时候她闻到透子身上的味道了。鱼的腥臭味，像在她多年前的梦里，浑身长满牡蛎壳时一样。

她有好多好多话想对她说，但喉咙痛到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她想咒骂透子，她恨她的空空如也。她想：好吧，你当然空空如也，你空空如也所以你没有丝毫愧疚之心，你把这种空空如也当成你的与众不同。但我从来没有停止后悔过。我后悔我当时放走了你，我恨你，但比不过我恨我自己。我需要你的爱，我需要你的友谊，我太需要这一切以至于我违背了我的良心。我以为至少这样我们是共犯，那也就永远拴在一起了，我们有着共享的命运。但你却跑了，跑得远远的。而我当时只是个高中生，我根本找不到你。我带着你亏欠掉的良心上了警校，我希望至少我能努力偿还我的罪孽，或者说也可以帮你偿还一部分。可你怎么能过得这么好，你怎么还能一直毫无负担地杀人。你怎么能毫无愧疚？甚至对我也毫无愧疚？你怎么能仍旧欺骗我？

这些年她从来没有换过手机号码。始终等待着透子有一天能主动打来电话。但是对方却杳无音讯。刚上警校的时候，悠子每天晚上做梦，都能看见透子各种受刑死去的样子。有一次她梦见透

子被斩首，脑袋滚到她的脚边，鲜血一样红的嘴唇笑着对她说：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以为你能拯救别人。但你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你拯救不了谁，尤其救不了我。

之后她们之间再没有说任何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这时已经和透子划船到了湖面的中央，此刻水面出奇地平静。悠子已经没有在流泪了，应该说哭了太久，已经哭不出来了。眼睛开始感到干燥且灼人的疼痛。但比不过手臂的酸痛，她强撑着让自己别放松，上了膛的枪，枪口仍不敢放松地对准足立透子。

白日高悬在头上，阳光强到晃眼的程度。悠子才意识到自己喉咙烧灼，不知道多久没吞咽了。接着她微微抬起头，短暂地陷入一种神经性失聪的阶段，好像整个世界暂停了。她听不到风声，虫鸣，鸟叫。一切都变成意识域里大雾笼罩下的慢动作。

透子突然停止了划船，表情变得难以捉摸，她慢慢收拢双腿，被铐住的手腕在身前努力保持着平衡，试图在船上站起来。接着她把船桨扔向悠子，悠子一时间被吓到了，身子往后一仰，放下了右手的枪。两只手死死扣住摇晃的船沿，尽力不让这艘小船被掀翻。透子则趁机站直，侧身朝她笑了笑，接着便跳进了湖里，悠子慌乱地直起身子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朝她消失的泡沫的中央一连打了四枪。手腕被震得快要抓不住枪。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鸣上悠子就这样跪在船上，瞪着她干涸的眼，死死盯着湖面。

过了一会儿，枪从她脱力的手中滑落，鸣上悠子向着水面上升起的花，泡沫里倒映的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淡红色的自己，以及一同浮起的足立透子的背，麻木地说：

“我明明想要去爱你。”

-FIN-